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69

# 佛洛伊德

566260

佛洛伊德

*S. Freud*



有所權版

佛洛伊德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69

編者：龍	編者：梁
者：鍾	者：納
版：名	人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38號之10二樓	出 宜
電 話：七〇三三二三三一五	版
郵 撥：一〇三五二五	社
發 行 人：林	基
法 律 顧 問：李 林	柯 勒
印 刷：中	克 秋
臺 北 市 雅 江 街 二 十 六 號	基
版 樂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社
興 洋 樹	基
印 獻 一 旺 律 律 師 師 章	社
刷 師 師 章	基





566260

佛洛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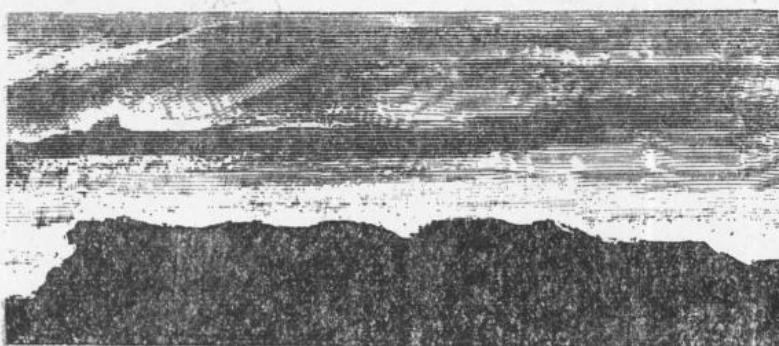
*S. Freud*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69

佛洛伊德

童年	五
雄心壯志的少年	10
墮入愛河	三
師事沙考	二七
懸壺濟世	三
探訪潛意識的奧秘	三九
精神分析的誕生	一
伊瑪之夢	四〇
「夢的解析」	四一
師出有名	六〇
全名	六一



遇三學會

「性學三論」

結識容格

一六九

向美國進擊

一八四

最早的叛徒

一九一

與容格決裂

一三三

待征服的戰場

一三九

戰爭的影響

一三七

繼續爲主義奮鬥

一四三

潛意識價值的重估

一四七

癌症

一五三

漸落之幕

一五六

流亡英國

一五七

進入應許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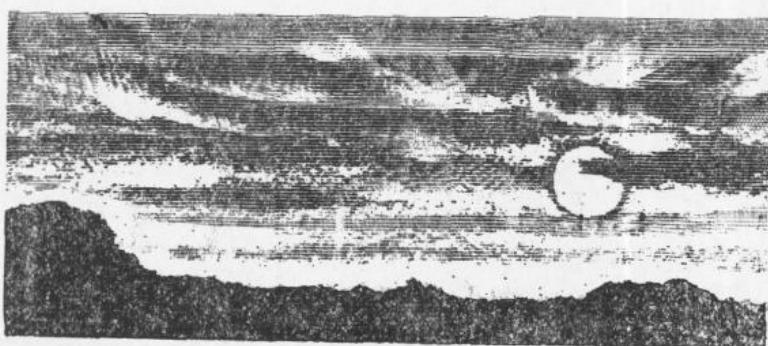
一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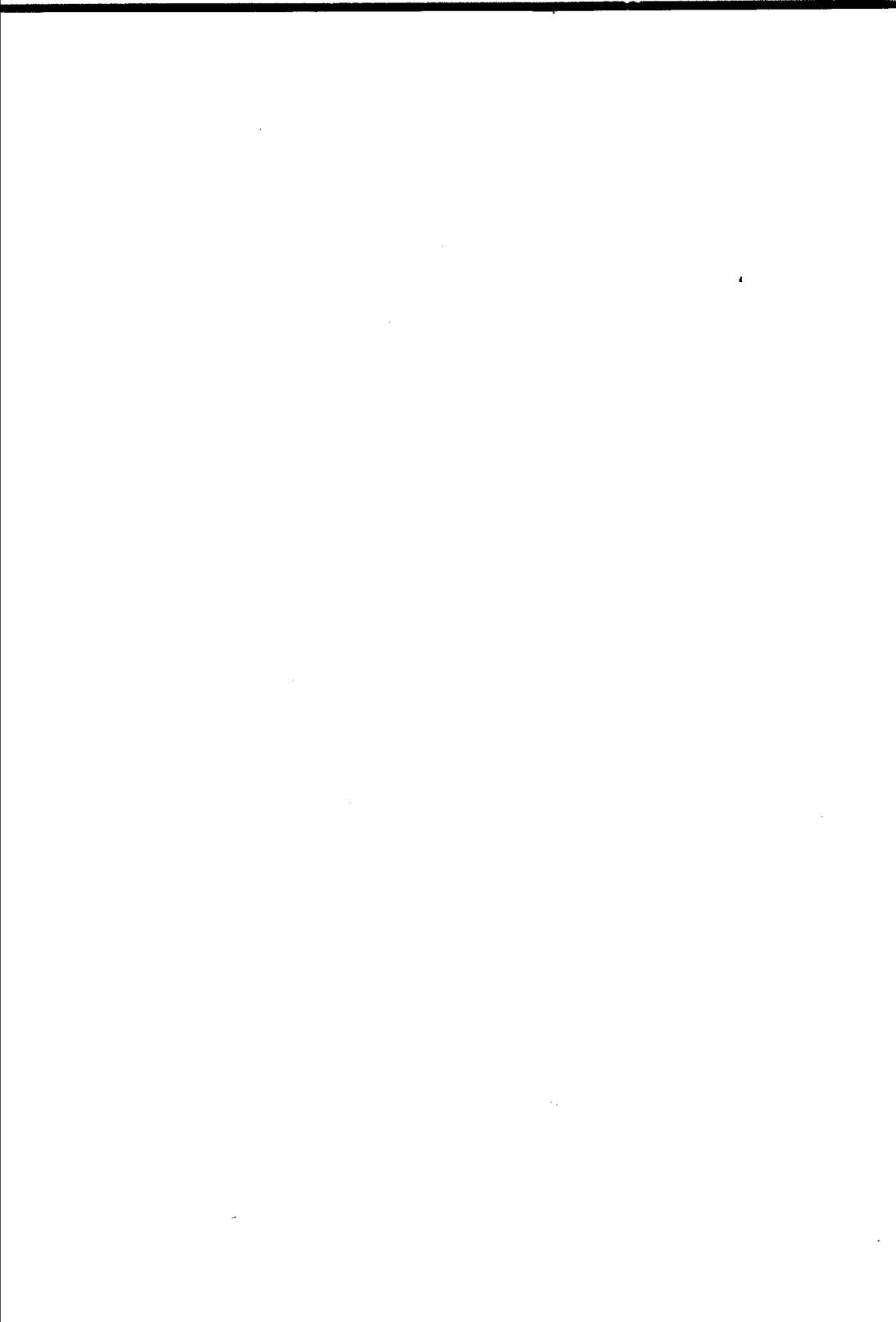
後記

一七一

年譜

一七七





## 童年

西格蒙·佛洛伊德於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誕生於捷克斯拉夫，夫來堡的摩拉維亞鎮。他在一間位於二樓的小房間裏呱呱墜地，那是他家的唯一住所，直到三年後他們才搬走。在這舒羅塞街一一七號的房子裏，住著他的父親柯拉蒙·雅各伯、母親亞瑪莉和佛氏本人。二樓唯一的另一個房間住了鎖匠約翰·查吉克一家人，他在樓下開店，他們家一連幾代都住在這幢建築物裏。

西格蒙誕生時，他的父親雅各伯已經四十歲了。雅各伯和前妻曾生有兩個男孩：伊馬鈕，生於一八三二年；菲力普，生於一八三六年。西格蒙的母親才二十歲，和她的繼子一樣大，甚至看起來更年輕。他父親的年齡可以做他的祖父，他的母親卻年輕得可以做他的姊姊，而西格蒙的童年玩伴則是他的姪兒約翰（比他小一歲），和他的姪女寶蓮（年齡和他相仿）。

夫來堡的五千居民中，大約有四千人是天主教徒，一百人是新教徒。猶太人有一百人，主要是德國血統，由於在一八四〇年代捷克興起民族主義思想，因而遭到地方上反閃族與反德國人的仇視。不錯，他們是生活在氣氛自由的小小的商業城鎮裏，大多數人和鄰居也處得相當好，但是他們卻戰戰兢兢，惟恐隨時會遭到不幸。

佛洛伊德的家族遷到摩拉維亞鎮四年以後，雅各伯的祖父西斯金·哈佛曼，和他的孫子一樣

，都登記爲加利肯的流浪猶太人，同時申請允許雅各伯作他的合夥人，就這樣祖孫一塊兒經營布匹、羊毛、蜂蜜和獸脂的生意。

合夥的生意顯然興旺了幾年，一八五二年底，雅各伯的兩個兒子伊馬鈕和菲力普，也到夫來堡和他們會合。

夫來堡的自然景觀和猶太人的意識型態都對佛洛伊德以後的生活有很明顯的影響。從喀爾巴阡山一直伸展到他家附近半哩的茂密森林，是他孩提時，常和父親去的地方，因而，喜愛野生大自然風景的強烈感情迅速滋長著，他在成年時回顧道：「這些都使我滿足了智慧上和美學上的需要。」當他三歲，舉家遷離夫來堡時，環境的改變使他的心靈受到了創傷。他後來寫道：「我在都市裏從未真正感到很舒服，我相信現在以至永遠，我都不可能釋懷於對我們家附近美麗樹林的渴望……」

和佛洛伊德生長過程中的物質環境一樣產生基本影響的，是他家庭裏那猶太人的血緣心理，像日出日落一樣成爲他生活的一部分。父親雅各伯本性嬉笑樂天，對他同胞們的宗教抱著懷疑的態度，這對佛洛伊德的影響，不若母親亞瑪莉篤信宗教的態度來得深。年輕的他，漸漸對猶太人的宗教很執著，長大後他把民族的重要性，看得僅次於他的「精神分析」。他經常強調「我的父母親是猶太人，我自己也一直保有猶太人的傳統。」

雅各伯帶著他的新妻子到夫來堡四年以後，也是生下他最小的兒子三年以後，佛洛伊德的全家人——雅各伯及他的妻子、小孩、以及兩個前妻生的兒子，加上伊馬鈕的家人——離開了夫來堡。這個大變動的原因是一八五九年初奧、義戰爭的爆發。他們先到達德國的萊比錫，後來又遷往維也納，戰爭結束後不久，回到哈布斯堡；而他那兩個已達役齡的兒子則留在奧匈帝國外，後

來渡過英法海峽到英國，在曼徹斯特定居、經商，事業都很成功。

雅各伯和妻子亞瑪莉，及兩個孩子西格蒙和安娜，於一八五九年離開夫來堡。他們次年到達維也納不久，就生下了另一個女兒羅莎。

當佛洛伊德一家人在威斯加伯街的簡陋公寓定居下來時，這個城市正在轉變中。自從十六世紀以來，一直保衛維也納的許多堡壘，現在都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富麗堂皇的環狀大街，幾乎有兩百英尺寬，那一連串的林蔭大道，使維也納的內城和多瑙河相連接。

有一陣子，佛洛伊德家庭的經濟情況很不好，後來佛洛伊德會寫過他的家從夫來堡搬走的情形，他說：「漫長而困苦的年月隨之而來，我認為，其中的辛酸不值得回憶。」

接下去的幾年，亞瑪莉又生下了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瑪麗生於一八六一年，次年生亞多芬，再一年生寶蓮，一八六六年又生了小弟亞歷山大——一家人首先搬到彼勒多夫街，然後又搬到菲佛爾街。

現在，佛洛伊德家的房產比以前住的地方要大，包括兩個客廳、三間臥房，和另一與別的公寓隔開的小間。由別的一些情形，都足以表示雅各伯的手頭沒有以前那麼拮据了。

西格蒙先在家裏受父母的教育，然後在私立學校讀了一段短時間，最後到當地的公立學校就讀。雖然他名列前茅，可以因此享受免繳學費的優待，但他父親仍是繼續為他繳學費。

佛洛伊德還記得，他家裏點的是在當地最新和最昂貴的油燈。他父親有一陣子還請人教他妹妹學鋼琴，並請當地的畫家為他的兒女們畫肖像。佛洛伊德的妹妹安娜透露家裏的經濟來源時，曾寫道：「父親在英國有些生意。哥哥伊馬鈕和菲力普，據說移民到英國很成功，可能在父親經濟困難時也加以援手。」

佛洛伊德九歲時，通過考試，進入李波史達德社區學校，他一直都名列前茅，在十七歲時畢業。

他受的完全是嚴格的古典文化教育。由於拉丁文和希臘文的繁實琢磨，使他開了眼界，也讓他看到了古代的世界，而對考古學發生興趣，終生不改此志。他並且具有以簡單的句子來表達最複雜觀念的能力，他的門生和支持者大都難以望其項背。

他也學會了法文和英文，在空暇時，還自修西班牙文和義大利文。他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可能是由「動物的生命史」這本書所引發的，那是他在十一歲時從學校得來的獎品。他在城郊樹林裏獨自散步時，往往會蒐集許多植物和花卉的標本帶回家中。

在安娜的回憶裏，她哥哥帶回家的男孩子，都是喜歡切磋功課的朋友，而非玩伴。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佛洛伊德年輕時是一個用功、執著，決心想要成功的人，雖然他還不太清楚自己要朝那一條路上發展。

佛洛伊德也和他同年齡的男孩子一樣，被軍事冒險所吸引。男孩子們不論好壞都喜歡玩軍人的遊戲，佛洛伊德也不例外。他最早讀的書中有一本是法國作家狄亞爾的『帝國和執行官的歷史』，許多年以後，他還記得他如何在他的木頭步兵背上貼上標籤，然後在上面寫著拿破崙手下大將的名字。拿破崙是他早年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馬塞那（拿破崙的大將）和亞歷山大大帝也是，他將他們的英勇事蹟背得滾瓜爛熟。

他對於軍事的興趣持久不輟，四年以後，普法戰爭爆發，他在桌上釘了一張戰場地圖，在兩軍對壘處畫上有顏色的旗子。他的妹妹安娜曾說：「我哥哥這麼做時，還向我和妹妹羅莎講述戰事的一般情況，以及軍隊一舉一動的重要性。」

佛洛伊德經常對他的妹妹們高談闊論。他是母親的長子，也處於最受鍾愛的地位，所以他在家裏享有優厚的權利，而他也一點兒都不猶豫地去享用。他的母親把他看成「似黃金般的西格」，是她心目中的好兒子，而家裏的人也都如此承認。家裏很多事情都以他的便利為依歸，尤其是他以最高的榮譽從中學畢業以後，更是如此。作為母親最鍾愛的兒子，好處相當多，佛洛伊德後來談到：「如果一個人成為他母親無可否認的寶貝兒子，那麼他一生都會保有勝利的感覺，對於成功的自信心，也一定堅強，很少不能達到真正的成功。」

他的弟妹越來越多，全家又搬到一幢較大的公寓去，別的孩子睡房裏只點蠟燭，他卻有煤油燈。在妹妹安娜開始學琴以後，他埋怨琴聲太吵，結果也完全順了他的意。安娜寫道：「他向媽媽提出抗議，說若不把鋼琴搬開，他就要離家出走。結果鋼琴果然不見了，而妹妹們成為音樂家的機會也成了泡影！」此外，妹妹說哥哥對她的閱讀實行絕對管制。「如果他認為我在看的書不適合像我這樣年紀的女孩子閱讀，他便會說：『安娜，你現在看那本書為時太早！』」

佛洛伊德對他的家庭，尤其對他妹妹的態度，是他相信命運操之在我的早期徵兆。他後來寫道：「我似乎記得在整個的這段時期中，我已預感到我的前面有著大任務，我在離開中學的臨別作文中，曾明白地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對於人類的知識有所貢獻。」

在他腦海中一直不忘把他以後要被呼召的工作列為第一優先。雖然他還不清楚那工作是什麼？

一八七二年夏天，他認為他的當務之急是準備升大學的考試。然而，他首先經歷了一次感情上的經驗，這件事對他的重要性直到後來才彰顯出來，使他有了一次心志的改變，如果沒有這次經歷，「精神分析」將永遠不會產生。

## 雄心壯志的少年

佛洛伊德十六歲時，已經是一個風度翩翩，神采飛揚的美少年了。除了濃黑的頭髮和晶瑩透澈的黑眼珠外，他還有充滿自信的表情。他那「蛀書蟲」的名聲，以及與人交往時的認真態度、端莊自持，很容易贏得異性的好感。但是他在自傳中幾乎絕口不談女人。這不禁使我們相信，這位標榜「性」在精神疾病上具有無比重要性的人，對性卻沒有多大的興趣；或者，他經常銷毀自己私人的文件，確有其隱秘的動機。它的真實性顯然相當複雜。

佛洛伊德青春期的私生活資料——事實上，他直到二十六歲時才遇見他的妻子瑪莎·柏納斯——已有一部分因時間而自然散失。此外，一九三八年德國人入侵後，他被迫從維也納逃出，不得不銷毀所有文件，因為它們不容易攜帶。由於資料缺乏，人們對於他年輕時的事情多不甚瞭解。但很偶然的，有兩組信件在十年前居然又出現了，不僅包括了佛洛伊德青春期的言行，而且特別顯示了他初戀的情形。它們都有助於解答恩斯特·鍾士所謂「隱藏一些他在成長期重要階段的特別強烈動機」的謎。

信件的較少部分是寫給依彌兒·佛魯斯的，他父親是伊納茲，有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一八五九年夫來堡經濟蕭條時仍住在那裏。佛洛伊德和佛魯斯的信件歷盡滄桑，自納粹黨佔領奧地利以後，被從維也納攜帶到倫敦。

第二批，也是更為重要的信，是寫給艾杜亞德·西伯史坦的，他是羅馬尼亞人，和佛洛伊德是高中時的同窗。他們放學後就待在一起，佛洛伊德寫道：「我們感情之好，就像上蒼有意使我

們成爲血親似的。」

一八七〇年代，佛洛伊德滿懷赤誠的寫信給西伯史坦，曾討論他的工作、他對將來的計畫、赴英國之行、他所閱讀的書、他對女人的初步印象，以及他上哲學家布蘭他諾的課的意見等等，無所不談。

在寫給西伯史坦的重要信件裏，最早的一封會敍述他和兩個朋友在一八七二年暑假共遊夫來堡的情形。他們三個人一同住在富有的佛魯斯家裏，他們兩家自從十三年前分手後，一直有書信往來。佛洛伊德十年後告訴他的未婚妻說：「我看見我出生的城鎮時，有一股『興奮不已』的感覺，並愛上了吉夏拉，她是佛魯斯家的小女兒，當時只有十五歲。」

佛洛伊德終其一生，似乎只提過四次他對吉夏拉的感情。最後一次是邂逅她二十七年後，在他的「網幕上的記憶」中提到：「那是我的初戀，相當強烈，我卻深埋在內心深處。說也奇怪，她已經嫁給別人了，每次我們偶然相遇時，她都對我非常冷漠。但是我很清楚的記得，自從我見到她以後過了很久，我只要在別處看到穿著黃色衣裙的女孩子，還會情不自禁地回憶到我和她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

一八七二年九月四日，佛洛伊德寫信給西伯史坦：「吉夏拉的美帶有一種野性。她有一個鷹鉤鼻，烏黑的長髮，她緊抿住的嘴唇像她的母親，她的深棕色的臉孔和有時候滿不在乎的表情，得自她父親的遺傳。」

但是這個時候吉夏拉已經走了，顯然是回學校去了，她對佛洛伊德開了一個玩笑，那會使他煩惱了很久。「我很難過的和她說『再見』！然後去荷克瓦——我的小天堂——在那裏消磨了最高興的一個小時。」他接著寫：「我現在已經平復了起伏著的思想，如果吉夏拉的母親吃飯時提

起她的名字，我只會稍微的震顫一下。這種感覺像一個美麗的春天，只有我會興起這種莫名其妙的「隱士念頭」；我害羞的個性，使我不能高高興興地和這個一半天真，一半矯揉的女孩子談天，詳細的解釋我的情懷和所謂的激情不同；但是現在讓我再告訴你：我並沒有陷入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之境，我不能開吉夏拉的玩笑！」

一八七二年九月，佛洛伊德回到維也納以後，花了一年苦讀，準備升大學的考試。他選擇的科系是法律，主要是因為它能開啓通往政界的大門，那是一個猶太人可能發揮影響力的少數場所之一，由於中產階級「布格」政府的掌權，使他們的前途更為看好。佛洛伊德的父親曾經將一些顯然他很尊敬的布格黨人帶回家，他們之中包括許多猶太人；對於年輕的佛洛伊德來說，現在似乎每一個猶太學生都有機會接受一個部長的職務。

另外有兩個影響，使他想讀法律系，第一個是他與漢里克·布倫同窗之誼（布倫後來成爲社會主義的政治家）；他們兩個人早已經成爲莫逆之交，在布倫的影響下，佛洛伊德打算進入大學後選讀法律。其次，有一天晚上，佛洛伊德和他的父母親坐在餐廳聊天，他聽他們的吩咐，帶一個巡迴詩人到他們的桌前，詩人說他可以即席作任何一種題目的詩句，爲了答謝佛洛伊德的相待，便寫了幾行詩，預測佛洛伊德有一天定會成爲政府的官員。

但是，一八七三年初佛洛伊德又改變了主意。原因是聽了一次演講，演講人朗誦了一小段歌德寫的「談大自然」的詩，這使他下定決心在醫學院註冊。

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七日，佛洛伊德向還沒有搬離夫來堡的依彌兒·佛魯斯透露道：「對於我來說，我可以向你報告一個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消息……但是我還沒有作最後的決定。」僅僅六個星期以後，他下定決心放棄法律，他寫信給佛魯斯道：「我已經決定了，要成爲一個自然